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

宋二十五

李沆 維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

台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於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於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

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復逐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侍以師傅禮真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侵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於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

撫陜西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

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台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

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
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
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
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
契丹講和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
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聖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

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沆没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

宫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

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

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凖與丁謂

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

之在人上乎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

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

言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茍屈意妄言即世所

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事宋史本傳作中外所陳利害按束都事畧及長編俱作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今據改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

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卒年五十八帝聞之驚嘆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贄為虞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為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維為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為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即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

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

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鄉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篤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没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為信倚如此維第進士歴官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修真宗實録遷工部尚書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不廢書景德以後廵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册府元龜景祐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按宋史此下有沆弟維傳今節附沆傳後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於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為名臣按歐陽修撰王文正公全德元老碑載曾祖追封許國公祖追封魯國公考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為轉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還命監潭州

銀場何承矩典郡薦入為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祜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為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

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趙昌言
參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太宗嘉
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出知鳳翔即日
以旦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
知理檢院二年進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
月為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
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
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

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知貢舉鎖宿廵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侵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凖臣有所陳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景德二年

按宋史本傳載咸平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

政事下又云二年加尚書左丞考宋史真宗本紀及東都事畧旦加左丞在景德二年拜相在三年二年上脫景德二字今據增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王欽若以天書封禪等事傾動帝意帝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復召旦歡飲

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王旦於天書封禪之事稱媚力請甚至身充大禮使於諂諛逢迎之術無所不至則其過更不止於不能諫阻而已也至後遺令披緇為斂以表不諫之失尤為欲益彌彰或者以為美珠固結則殊不然耶即如所云詭為尊酒貽賜其事甚秘誰復為之漏洩實係史家傅會之詞

大中祥符初為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為大禮使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四年祀汾陰又為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

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宫使按石林燕語云大中祥符五年王清昭應宫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使宫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現任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吕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是罷使名　五年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宫建又為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廏三馬賜之玉清昭應宫成拜司空國史成遷司徒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會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

慎所變改帝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何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宮禁災旦馳入帝方以兩朝所積為可惜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

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已降詔罪己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帝猶怒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

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以常數與之後不為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

旦旦請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

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没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密府因

奏事忿爭帝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請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

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爾後謂果如言旦為兖州景
靈宫朝修使内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
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
旦逺慮内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
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
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過留後旦為相
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
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獻之觀才之所長

密籍其名其人復来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三四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

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帝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辭

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天禧初進位太保按三公併除雙員自旦始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復加太

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以時參決旦愈畏避上疏懇辭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為名臣先是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旦復以疾懇辭帝憫其形瘁許

之詔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宫使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尋又命肩輿入禁扶見於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辭退後旦没歲餘竟用準為相旦與楊億素厚延

至臥内請撰遺表表上帝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舁至内闔詔不許還至門旦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録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庭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

已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徙使爭財為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三子雍國子博士沖左贊善大夫素别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為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顔色甞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及冠繼丁内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贊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為著作郎台見便

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為戶部推官出為淮南轉運
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尚
威察待僚屬有禮勤於勸勗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
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
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為戶部判官知制誥
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
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妖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
張法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

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叙其事太宗為之感動翌日還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機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㢘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台為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並命為樞密直學士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別置局命官專莅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

領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為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嘗有書及門敏中不啓封書令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

周知至道初遷給事中真宗即位敏中適在疾告力起見於東序即遣視事進户部侍郎會曹彬為樞密使改為樞密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為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為副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既而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

而未納枲詢於王氏得其實罷為户部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徳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卒其子徳明納款就命敏中為鄜延路縁邉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不泄視政如常日㑹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募中明日盡召賔僚兵官置酒縱閲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呼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

屏其戸以灰沙掃庭仍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為意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敏中耆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滯者命敏中與温仲舒領其事俄兼秘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資政殿大學士祀汾

陰復為留守敏中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拜刑部尚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七年除景靈宮使按宋宰輔編年錄云時初置使以敏中為之宮成進兵部尚書天禧初加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按真宗即位之年夏四月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自後張齊賢李沆王旦陳堯叟皆除右僕射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又先敏中六月拜除不得謂未嘗除僕射命敏中為殊命也又考李宗諤卒於祥符五年距敏中除僕射已六載矣安有李宗諤當對事東都事畧宋名臣言

行録所載俱同姑仍其舊

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徙玉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郊祀畢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於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全所優禮

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
温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子傅正國子博士傳式龍
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娶南
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為密州觀察使謚惠節傳亮
子經定國軍留後謚康懿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以
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繹繂並
官太子中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三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

宋二十六

王欽若　丁謂　夏竦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祖郁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郁為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

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淳化三年欽若擢進士甲科為亳州防禦推官遷秘書省秘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為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僕將啟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

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賂欽若書其數于紙令惠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

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蜀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翰等於太常寺别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為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陜西還而

獄已具時賀且死睿又恐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傭於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侵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

按宋通鑑載帝問寇準曰天雄軍重鎮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本傳乃云自請北行蓋曲筆也

以工部侍

郎叅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使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冦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為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册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或繆誤有所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嵗中改兵部加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為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按宋宰輔編年録云置資政殿學士大學士自欽若始以尚書左

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大中祥符初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為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持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雨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

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
户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
明年為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聖祖降
加檢校太尉七年為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同在樞密
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
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及趣論
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密使奉朝請改刻
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俄復拜樞密使同平章事上玉

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
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領之尋拜左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爲景靈使閲道藏得趙
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於廊廡又明年商州捕得道士
譙文易隆平集東都事畧並作譙之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
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
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宫
師保請歸朝復爲資政大學士詔日赴資善堂侍講皇

太子會輔臣薫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換秩拜司空尋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按宋宰輔編年録載欽若晏見帝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帝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令設饌以待之謂曰帝命中書設饌爾欽若既出使都知入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為西京留守帝但問宣制亦不之悟也與宰相丁謂不協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仁宗即位改秘書監

起為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嘗為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遷叙圖以獻真宗實録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國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卒贈太師中書令謚

文穆録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邺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

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欽若子從益終贊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為後按宋史此下有林特附傳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

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為四路改夔州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為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其後溪蠻别種有入寇者謂即遣高溪酋

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
館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其後從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
畫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
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元年契丹
侵河北帝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
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舟
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囚紿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
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

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為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即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迺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為行

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戶部叅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為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為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玉清昭應宮副使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再為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按長編云政事節度使除拜當降度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叅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詞謂甚恨焉是歲祀南郊輔

臣俱進官故事嘗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為樞密使時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媒蘖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按長編載召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除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當止用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過中書帝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為便又言玉清昭應宮未有使謂首議建宮即令領此又言曹利用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帝曰諾以樞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使並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

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曽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盖指曽以第舍假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内以二府兼東宫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林特自賔客改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賔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

謂為户部尚書迪為户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郎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按長編載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龍川别志涑水記聞皆以為草制者錢惟演也御史臺記及宋敏求劉筠墓志則隱其名曰卒命他學士為之東都事畧同此事宋史本傳不載然於當日大有關係不第為知制誥諸人分守正與黨惡也因考諸書而備錄之

兼太子少師天尊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

宗即位進司徒兼侍郎（隆平集作侍中）為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按寇準貶雷州司戸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辭謂嫌其不切即用已意改定制詞中有曰始其告變之辰適當違豫之際阽危將發震駭斯多四語即謂所改稍換其詞）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内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

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横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内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為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不法等事因曰謂

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嘗
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極等奏曰自先帝
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
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
司西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等即殿廬
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翊玘珷一
官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
家謂敗逮繫德妙内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

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内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帝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帝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户參軍諸子並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諴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

數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
秘書監致仕居光州卒年七十二據東都事畧增謂機敏有智
謀險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
衆皆釋然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
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
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
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
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

錄謂前後欺罔事竄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補右侍東都事畧作右侍禁隸大名府契丹入侵承皓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為潤州丹

陽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為國史編修官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戶部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鉤距及竦顯多內寵寖與楊不諧楊疏竦陰事訟之開封

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冀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廪不足𣲖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即位遷戸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𣲖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毁其淫祠以聞詔江淅以南悉禁絶之𣲖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録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懐德

為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

為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勾當

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

無法吏得高下為姦竦為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

而行改叅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

轉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為

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章

獻太后崩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荐饑徙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鎮忠武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畧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東都事畧作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竦言出師非便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

討會元昊稍求納款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緣是涇原兵亦不行竦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為竒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嘉勤斯賚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竝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

損益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楊偕力非其說與偕交章論奏竦議終屈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歷中召為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廵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

姦邪傾險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之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按長編云竦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帯職乃陟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

萬言自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為宰相按宋宰輔編年録載故事大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惟竦獨依前官夏竦樞相制曰是用斷自朕志召登機衡過流議於風波定成契於金石仍中軍之旋鉞焦上宰之印章制下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關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按宋宰輔編年録載是歳南郊中外將相惟竦滿萬戸中書請封英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戸即封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懐敏降官領入内

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結懐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鎮武寧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大師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多以屬之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

法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嘗有龍騎卒戍邊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太常博士出為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劫州縣而光化軍戍

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盡捕得斬之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為三司戸部副使會元昊納款西邊罷兵命往陜西與諸路經畧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待制遂為陜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時竦為樞密使為請還所遷官丏淮浙一郡復以為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為

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閒田募人耕種歳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知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即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袤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

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決暴得疾卒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奉養聲伎不減其父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二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三

列傳

宋二十七

陳堯佐堯叟堯咨　宋庠祁　陳執中

劉沆　馮拯行己仲已　賈昌朝昌衡

梁適　魯宗道　薛奎

王曙益柔　蔡齊延慶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為閬州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為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强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頼之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辯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名省華為太子中允河決鄆州命省華領州事知蘇州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戶錄者悉瘞之詔書褒美省華智辨有吏幹景

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涖京府别設其位升於兩省五品之南未幾因疾求解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三年辛卯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堯佐進士及第按隆平集端拱元年登進士第歷魏縣中牟尉知朝邑縣會中人方保吉誣以事降本縣主簿徙下邽累遷祕書郎按東都事畧及歐陽修撰堯佐神道碑俱作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脩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

風示潮人有民張氏子為鰐魚所食堯佐命吏操網往捕鰐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其患遂息召還獻詩數百篇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飢出俸米為糜粥食餓者吏人悉獻米全活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開封府界事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石為堤為兩潮所齧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丁謂言其不可徙堯佐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隄乃成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

除其稅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母老祈
就養名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坐買箒誤降官
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
又築長隄護之人呼爲陳公堤營永定陵復徙西京轉
運使入爲三司戸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眞宗實録不試
中書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
直學士按神道碑作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
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

利名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爲翰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按宋宰輔表載陳堯佐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遷樞密副使神道碑亦載兼龍圖閣直學士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詁爲治嚴急吏欲罪詁乃空縣逃去太后怒詁連吕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詁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尚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户部侍郎知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

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甓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
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
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歷徙
鄭州景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以災異數見自責求罷章凡四上諫官韓琦論政事錯
繆以宰相非其人遂與王隨同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
兼侍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及貴猶讀書不輟善古隸

八分工詩性儉約器服壊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禄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陳摶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摶言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禄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遷祕書丞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加恩黎桓為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

於民往往斷其手足尭叟遂奏名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尭叟悉捕歸之桓感恩並捕海賊為謝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粮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尭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令瓊州遣蜑兵具舟自取人以為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尭叟

言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地利之博者惟麻苧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榦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請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為課民以所織布赴官責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遷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羣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

塞之遂與馮拯同為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馮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詔堯叟與拯舉常叅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叅決滞務凡省去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按馮拯傳作減廢冗官十五員考長編載省去三司積滞文帳及諸州無例施行文字二十一萬五千餘道減河北勾當京朝官使臣幕職共七十五員拯傳

係脫誤無疑此事已載堯叟傳中拯傳不複見附識於此五年進給事中景德元年遷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奉扶恩例悉同副使尋遷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仍兼羣牧制置使始置使即以堯叟為之及掌樞密即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堯叟馬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進工部尚書祀汾陰禮成進戶部尚書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未幾與欽若罷守

本官仍領羣牧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以足疾求避位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賜詩為餞天禧初還京師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文忠録其孫知言知章為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為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堯叟偉姿貌强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禄賜且厚馮氏不許諸子事華侈景德

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既卒帝褒封其母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為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始合三部勾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咨為考

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爲識驗坐貶單州團練使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内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

氣凌轉運使樂黄目黄目不能堪求觧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事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尋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至此乞明示所犯使知陛下保全之意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恐稱謝久之復職仁宗即位擢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以先朝初牓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按本傳不載堯咨舉進士之年考宋史真宗本紀咸平元

年三月壬申賜進士孫僅等宴瓊林度充咨舉進士當在是年所為稱先朝初牓甲科也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堯咨內不平固辭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卒贈太尉謚曰康肅堯咨於凡弟中最為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知荆南時母馮氏問曰古人

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尭咨曰荆南當衝要郡勞宴餞迨無虛日然稍精于射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杖而擊之按馮氏生尭叟兄弟三人皆貴顯史稱性嚴不許諸子事華侈可謂處貴不驕處富能儉無媿賢母矣東都事畧載其詢尭咨典郡治效杖擊尭咨尤知大體宋史尭咨本傳不載今據增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文為館閣校勘按宋史尭佐傳中不載其有子尭叟傳載子師古希古尭咨傳載子述古博古考隆平集尭叟不載其有子尭佐有子十人述古博古皆尭佐子尭咨子七人本傳

皆不載歐陽修所撰陳文惠公神道碑子男十人長述古有德古無博古德古官館閣校勘而宋史堯咨傳載子博古亦館閣校勘紀載互異並識之以資考證早卒按宋史此下有堯叟從子漸附傳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父玘按宋祁撰其父行狀及王珪范鎮撰庠祁碑並作玘宋史本傳作杞蓋誤今據改嘗為九江掾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閤爭論坐罰

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
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
次具飲膳乍武舉人令别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
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鄰人往捕之澥紿奴曰盜也
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
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内銓遷尚書
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為翰林學士

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按東都事畧李淑在翰林因對言于仁宗曰宋郊姓符國號名應祀天不祥也較宋史本傳語為明晰帝弗為意他日諭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庠為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慶歷五年除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

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參知政事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為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按忠規德範碑及長編俱作天章閣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臣等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禮成
加工部尚書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
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
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
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歷徙許州河陽嘉祐三年
再遷兵部尚書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
國公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
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名還英宗

即位移鎮武寧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史呂晦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至亳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元憲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

為也弟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舉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皆典之事見樂畧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

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祁上言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罷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天下廂軍止圖供役本不知兵月支廩粮歲費庫帛已在籍者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國家

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罷謫隨取之而有今州縣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請詔三班審官院内諸司流内銓明立限員以爲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何謂三費一道塲齋醮無有虚日百司供億不可貲計陛下事天下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之報哉一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粮率

三倍他處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廣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一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令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縻他用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如是去三冗節三費陛下復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繡珠玉不得妄費天下嚮應民業日豐飲馬西河蠢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從判鹽鐵勾院同修禮書次

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為天章閣待制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内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為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獘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于三司遂著為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直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為樞密使祁復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

名為亂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于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內祁適當制不俟旨寫誥亦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后方愛幸覬行冊禮得告大怒擲於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

月復名為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修撰歲餘從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河北騎軍雖多而馬常少請弛河東陜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敵衝為國家門戶也謀契丹者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定無足議者請合鎮定為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使權一而

責有歸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若少勵之不憂不戰臣竊謂欲兵之强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鬬莫如賞重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請先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矣

按東都事畧稱祁守邊議兵雖古名將亦無以過范鎮撰神道碑較簡今據參

輯

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旣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按神道碑唐書成進尚書左丞以疾自鄭州還入判尚書都省序遷工部尚書侍書進工部尚書於判尚書都省之前與碑互異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復爲羣牧使尋卒

遺奏請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勿請謚勿受贈典若等凡弟十四人惟二孺皃未仕以此諉苫公苫公在若等不孤矣復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

嘗以稟自隨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祕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紬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

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史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壻盧士倫除福建運使僤遠不行利用為請乃改京東執中嘗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名為羣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累遷三司户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畧執中旣上對
退復疏言元昊竊發西垂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自
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
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
則退保小至則出鬭選閤門祇候以上為塞主都監以
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為三砦
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
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喀努勒察臧達爾楚數族久居

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恐民力不堪請且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仍須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饟然後徐議盪平帝嘉納之既而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尚書工部侍郎歷陝西同經畧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令諸部曰寇耤吾水草鈔邊圖利

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又表解兵柄以爲兵尚神密千里皋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於是請城傅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名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

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彦博宋庠以為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為堤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十里以障横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

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為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二年春旱諫官范鎮請速退執中以快中外之望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合班論奏罷執中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按執中之罷宋史仁宗本紀及宰輔表俱作至和二年六月且本紀於是年三月書旱本傳作三年誤今改踰年辭節改尚書左僕

射隆平縣東都事畧俱作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為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

之禮追册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
臼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内禮分不明夫人正
室疎薄自総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
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
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
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禄光大矣
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
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

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羣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倜儻任氣天聖八年擢進士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内侍張懐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懐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偽作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

二十年不得直流至復訴之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强以酒流因醉詈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時湖南蠻猺數為寇殺官吏以流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流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土兵分捕餘黨斬馘甚衆按隆平集載流至潭州募土兵使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楊

畋等八路入討斬首萬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與擅殺同於是降者三四萬人與宋史本傳所載互異已而餘黨復叛殺裨將胡元沆坐降知鄂州歷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尚書工部侍郎踰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偽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

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右典葬不報既葬賜右閤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劉沆以會塋得授平章論者譏之乃載其力辭賜金事然辭賞而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壟斷賤丈夫而已且仁宗獨未聞賜錢而不與郎官之事乎

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流進言三弊一近臣保薦一近臣陳乞親屬一敘勞干進請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衆頗不悅尋 如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為

相彦博爲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遷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爲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爲集賢殿大學士沆既疾言事官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事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

御史言罷知陳州流又言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
牙事不可測昇等益論辨不已罷流為觀文殿大學士
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流長於吏事
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此少之
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流其家不敢
請謚帝為篆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為天章閣待制坐
法免後以功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

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按續通鑑補拯父為趙普門當家事一日普獨坐拯方十餘歲弾雀簾下普熟視之召與語曰此子異日當至吾位據此則非以書生謁普也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歷遷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黄裳王世則洪湛伏閤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板籍及議鹽法通商

凡十餘事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郎真宗即位進比部員外郎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傅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請凡廕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為中格始得仕尋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誠堡謀諸輔臣拯與宰相向敏中等

皆曰便宰相吕蒙正叅知政事王旦王欽若欲棄之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脩完之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拒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為叅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時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為利帝曰朝廷以信為守然戒備不

可廢也此外當静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考策論不専以詩賦為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為儀仗使進尚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為儀仗使遷工部尚書復以疾求罷拜刑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戶部尚書知陳州再知河南府

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封魏國公按東都事畧作祁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

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為司徒王清昭應宫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即卧内賜告及旌纛遣内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

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力言太后姻家不可任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已伸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為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狀增秩歴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既納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為戰具議者欲解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為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治兵或為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為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使

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楚葉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
輒聚射詔行己討之行己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
不宜以細故啟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
義勇繕葺為除和糴穀三萬行已謂不可損歲入之儲
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吏高陽關
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
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卒年八十四
伸已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閤門

祗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康州久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又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詔仲已討之仲已疾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仲已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

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
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
門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仲巳遣
諭禍福悉還所掠又莫世堪負險强黠抄刦邊户為疆
場患仲巳設伏擒捕皆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
年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
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而言其功朝
廷下宜州仲巳謂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

布範遁歸謀為亂欲殺仲巳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仲巳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説書孫奭判監獨稱昌朝講説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為頴州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詔試

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宫今章
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
中始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脩
復昌朝上言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
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
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
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劉平為元昊所

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兼侍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槩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

窮矣力止之乃上言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令楊崇勲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又上備邊六事一曰馭將帥二曰復土兵三曰訓營卒四曰制遠人五曰綏蕃部六曰謹覘候書奏多施行之昌朝復請度經費罷

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令致仕慶歷三年拜參知政事疏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以昌

朝言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
朝以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
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當别享奉慈廟
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廟元昊既款附因請宰
相罷熟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
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
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
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

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高若訥為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按東都事畧云王則平加檢校太師封安國公王安石撰昌朝楊神道碑云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號安國公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先是契丹聚亡卒勇

伉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
者輒遷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
卒㸃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
為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
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
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闕入覲留為
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

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母喪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命講乾卦帝嘉之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内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三縣為京畿帝納之後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彦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彦博乃相

與言昌朝建大第别刱客位以侍官官官有矯制者
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
侍中兼充景靈宫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陜州
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
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
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遷以左僕射觀
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贈司空兼侍中
按宋史不載昌朝
贈官據神道碑補
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

碑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按宋宰輔編年録載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發世青朝請大夫神道碑載昌朝六子長章次圭次田次齊次炎炎未仕五子皆有官按炎後亦貴顯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為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視賄多寡為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

官第其良駑為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估值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歷徙兩浙路轉運使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以正議大夫致仕卒按宋史此下有昌朝子炎及伯祖父揆二傳炎論錢法事詳食貨畧餘俱無事蹟足錄今並從刪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天聖初為開封工曹按王珪撰適墓誌作知開封府功曹叅軍知崑山縣徙梧

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税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録朱梁後帝嘉之召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彦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駮曰殺人以詛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烏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或以為瑞適曰野烏入宫何瑞之云他日宰相擬適提㸃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諌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上言夏守贇為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史

館修起居注奉使陜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進知
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萊蕪冶鐵爲民病
當役者率破産以償適募人爲之自是民不憂冶户而
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留爲翰林學士御史
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刑院擢樞
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官力爭之帝怒適曰論
事臺諫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儂
智高圍廣州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

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為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適又以為不可將以適為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寖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為清議所許御史馬

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乃罷知鄭州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建砦間為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敢為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楚葉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為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為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熙寧三年按墓誌云熙寧元年天子親祠南郊詔公入侍祠以疾不能至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據此適之卒是熙寧二年非三年也卒

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先諸路成役書歷遷京西轉運副使陳次升又言子美緣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迎意旨一時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徙成都路遷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閒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通

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福宫卒贈少保子美為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魯宗道字貫之宋名臣言行録作字貫夫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宗道自奮勵讀書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歳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殿

最首擢宗道與劉爗為右正言諫章由閤門始得進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未見有區別能否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請罷去帝撫諭良久

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時天書降乾祐山中宗道上疏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姦臣肆謀誕妄以惑聖聽也（按東都事畧於右諭德下載宗道疏諫天書事雖不見聽論自不磨宋史本傳失載今據增）踰年遷左諭德直龍圖閣仁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拜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綺子弟得以恩澤處耶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横宗道屢于帝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

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為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奎始生知其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

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時靈州用兵州郡皆發丁夫運粮奎部送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使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税醎魚蒲草錢知興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

奎奏聽民自采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為
殿為侍御史出為陜西轉運使按歐陽修撰奎墓誌作出為陜西轉運副使
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
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録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
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陜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
運副使遷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
擢三司戶部副使坐與使三司李士衡爭論事改戶部郎
中直昭文館知延州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

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讒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十萬斂民隱田數百

頃按宋史本傳征算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以秦一州歲中之餘及民隱田均不應若是之多墓誌云秦之餘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語不失實今據改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奩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名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叅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卿為可任令用卿先帝意也俄還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

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
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不可終不見聽及太
后崩時帝對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
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
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内侍羅崇勳等時二
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為户部侍郎資政
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尋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性剛
不茍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

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
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
善其言及叅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龎籍明
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為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皐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為河南人
舉進士為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入等
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為羣牧判官遷太常
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

累遷右諫議大夫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為給事中仁宗為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又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為給事中兼羣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為光禄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天聖四年復給事中知潞

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
至事果辨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
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繫獄曙恐
朝廷議修復上言玉清建宮不合經義災變之來若有
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
遂減守罪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七年以尚
書工部侍郎叅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戸部侍郎資政殿
學士知陜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為樞密使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
晤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子益恭益柔益
恭字達夫以蔭為衛尉寺丞性恬淡歷官尚書司門員
外郎致仕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
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
寓書言河外兵餉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
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邱縣慶歷更用

執政異意者指為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滬裨將洙為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按東都事略作以杜衍薦除集賢校理前知介邱縣由衍等以學術政事薦集賢校理之除州由仲淹以館閣薦也事略蓋悞併二事為一爾坐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黜監復州酒稅久

之為開封府推官改鹽鐵判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力論之出為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為三等不行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

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監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于二人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況誦六經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棟戩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

光禄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為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中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祕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為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瞻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柔去不為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一觀讀未終一紙已欠

仲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丹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為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兖州徙維州以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即位歷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言帝新即位惟演外

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既而名入翰林為學士按宋史本傳作入為翰林學士凡自外郡入京則曰入為某官今齊已為知制誥非自外入京朝者考范仲淹撰齊墓誌既而名入翰林為學士語較本傳明晰今據改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命齊為文記之內侍羅崇勳主其事陰謂齊曰趣為記當得叅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譏之罷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叅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從應天府入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

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閤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後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交趾虜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

荆湖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為盜賊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為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言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入奏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帝遽令磨去郭皇后

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叅知政事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隆平集作謚忠肅考齊墓誌銘亦作文忠潁人見其故吏朱寀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龎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率為名臣始齊無

子以從子延慶為後既歿有遺腹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舉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陜西刑獄神宗即位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黄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詢之果為所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内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

事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
兵赴救羌解去詔得全師還詔入朝延慶攝熙帥會元
夕張燈羌乘隙伏兵北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偽請來
屬將舉火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伏者宵遁徙知成
都府兼兵馬都鈐轄本道舊不置都鈐轄至是特命之
初茂州飜縻州蠻族九自推一人為將統其衆將當在
州聽要東州居羣蠻中無城壍惟樹鹿角為固蠻屢夜
入剽人畜儌貨來贖民患苦請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

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延慶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為利遂築之蠻酋訴謂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遂叛延慶坐區理失宜徙知渭州仍降為天章閣待制夏人禹臧苑麻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甞得安南行軍法東都事略作九軍法讀之謂諸將曰漢蕃兵

馬未整幸今無事可倣其制以備調發乃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畨兵人馬為别隊各隨所近分隷馬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砦較其遠近而為區別使蕃漢無相雜以防其變具為書上之時鄜延吕惠卿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台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

直學士移帥定武元祐中入為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蒞有惠政既為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萊人義焉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三